書集傳

洪範　周書　陳大猷集傳

孔氏曰洪大範法也（呂氏曰範模也故以範[illegible]）。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氏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朱子明言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南豐曾氏曰天地萬物之變不可窮人之耳目所以不能盡其所習則所知天地萬物之理所以不蔽於洪範之錯禹至周[illegible]元為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不可謂過矣。詳見或問）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林氏曰商人倒戈併攻殺紂（[illegible]曰殺紂者殷人非周人也）。孔氏曰武庚紂子一名祿父立以為王者後。箕子說見微子。呂氏曰武王革命除天下之大害以箕子歸又傳天下之大法箕子初

無歸周意以箕子歸者武王也箕子必欲遺百王範既遇武王

安得而不言哉 蘇氏曰箕子言殷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則箕子無歸周之志仕之志古以比干為君臣之法加伯去人叔齊之志也

箕子之道擬於微子況武庚乎武王將立商後必以微子而其文而存武庚者父之子歟

不可也史記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則其子不可得而侯故為箕子陳道則可仕則不可也 林氏曰天下

既為周而箕子猶以殷之遺臣歸武王因而封之

蓋箕既適而去不食周粟

一 封箕子也 新安王氏曰武庚不立箕子必

不欲武王以歸諸其身以明箕子雖周之意也

洪範

凡十一章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之說

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孔氏曰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商也 林氏曰此篇蓋箕子為武王陳之辰而歸以為書故傳記皆以

纂疏史記曰殷以為周書其稱祀者因其 朱氏曰十

有三祀蔡書載武王伐紂之年則訪箕子當在下車之始

自是之後箕子尚可王矣 呂氏曰訪謂不敢屈而王孟子所謂

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王氏曰致禮然後問故先言王訪于箕子而後曰王乃言○愚曰先以嗟噫繼呼箕子而不名亦敬也○孔氏曰隂默隲定隲升也曰彝常倫理也○愚曰上天默定下民使相協其居年賚之以遂其所相也上下之相安天方協也謂使之得所以生也吳氏曰五行之次九疇之所敘之殺皆天所以默定下民而用協其居焉也我不知其彝倫所以次序之由○朱氏曰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切箕子在商時以九疇之學而文王之有以以八卦發斂之後武王訪以其學不得故乃問之且退說於不知以發其言○劉敬曰此武王問箕子以洛書之意、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音因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斁音妒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王氏曰致禮以問然後告故於是箕子乃言○愚曰箕子稱我而不名下文以而汝稱君皆不臣於周之意又樂道其勢

之義也。孔氏曰湮塞汩亂陳列疇類畀與斁敗也。朱氏曰洪範九疇猶洛書而言水性下流鯀不能順其性而逆之但為隄防以障塞之水失其道泛濫中國故五行皆不順其所是為亂陳其五行張氏曰水泊泛濫則人不得奠以存余天命不得土以生木不能稼穡土不可穀天節理也鯀逆天理得罪於天故天不畀以洛書而常道所以敗言洪範九疇之理晦不明也殛死謂放之羽山而死。蘇氏曰以其殛死知帝震怒禹嗣興謂繼鯀而登用錫禹洪範九疇謂洛出書也。愚曰彝倫攸敘言九疇之理所以明而不紊也吳氏曰洛書非以人人得之但鯀與禹皆治水天不以錫鯀而以錫禹也言畀不畀要之洛書乃天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之則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經之天尚特言理之至天人無私耳。劉歆曰此箕子對武王以得洛書之意

初一朱氏曰此章所言之也全讀皆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數以後人至以此章數為洛書本文者皆為句讀不明

[illegible]曰五行

愚曰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五行之氣以一日十二時之中亥子屬水寅卯屬木巳午屬火申酉屬金辰戌丑未屬土十二時中又分十干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大則行於六十日一甲子之內又大行於六十日一甲子又大行於四時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季月屬土又大行於六十甲子之內五行者氣運於天上所言五氣是也形質於地水火木金土五材是也造化萬類無一不本於五行故居初一五行無所待而自然者也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

朱氏曰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故次之二曰敬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呂氏曰五事者形色天性也聖學精微所當從事於此故謂之五事○愚曰五者當敬以用之敬則此心常存卓然為一身之主四肢百骸皆有所聽命以供其事云為思慮莫不循當然之則此入道之本聖學之大原也○無垢張氏曰九疇之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

聖人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

在於敬而已

次三曰農用八政

孔氏曰農厚也。南豐曾氏曰五事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

可以出政而治人故次三曰農用八政。唐孔氏曰政施於

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新安王氏曰八政皆生於民故當以[illegible]用之出於[illegible]壽民共享[illegible]用之以仁所以厚民[illegible]其厚德可見矣

次四曰協用五紀

紀說見五子之歌。愚曰五者天時所以相維也正人而後

可以正天而政必本於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謂五者之

紀協合不差也新安王氏曰[illegible]有[illegible]有進退往來[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合[illegible]以正天時以責於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

漢志曰皇大人君之稱○愚曰極者不可增不可損極至之義

標準之名也○朱氏曰皇極謂人君立極也 蔡氏曰[illegible]

門興芳山陳氏曰皇王之稱[illegible]統全孔氏以極為中天中[illegible]聖人[illegible]中[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太極皇極[illegible]中[illegible]為皇極[illegible]道[illegible]則[illegible]之中自其立之以示[illegible]則謂之極

○愚曰八政以治人五紀以正天時政也而未及於道化

皇極者聖人執中道以立教化也故次五曰建用皇極 新安王氏

曰九疇之數五居於中而皇極居之謂立之於上使天下視為標準而取則焉也

許氏曰言人君富貴極至之理[illegible]於此取則焉[illegible]夫婦則[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以至一事一物之間一言一動之微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然一毫遷就不以之差則極失矣○唐孔氏曰皇極不

言數者以該統九疇理兼萬事非[illegible]為數能[illegible]故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愚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爲治又當用三德故次六曰乂用

三德三德乃時中之道皇極之用也

次七曰明用稽疑

唐孔氏曰稽考也攷正疑事。朱氏曰德雖應變無方而事變又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故嘗謀之鬼神故次七曰稽疑呂氏曰凡聖人至天公之体不敢自用[illegible]然後斷以卜筮也。薛氏曰聚衆明無以決衆特明於人事又當明於天地之道鬼神之情而後疑可決也新安王氏曰明用欲其稽察之審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唐孔氏曰庶衆也徵驗也言所驗者衆也。南豐曾氏曰人治極而通於神明盡矣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參考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愚曰念用者省念而不敢忽忘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漢書嚮作[illegible]威[illegible]

蘇氏曰威畏也古者畏威通用極窮也苦也。王氏曰嚮者慕而欲其至威者畏而欲其亡也新安王氏曰自五行至王[illegible][illegible]之義則[illegible]氣成[illegible]

民為五福之應逆而論之則逆其所欲民罹其殃為六極之應五福天下人主之心當嚮慕之故謂之嚮所向往此則以勸導善者矣六極在天下人主之心當畏之故謂之威則刑以此則刑可以懲者無不求矣○林氏曰嚮威是君人有所懲畏以此懲誅以勸士作之

者也○唐孔氏曰此章自初一至次九乃禹所第敘○劉氏以為敬用農用等亦禹所加○馬融曰從五行至六極洛書文也○愚曰九疇者聖王所以達造化之原盡性命之理治人正天闡道德立教化通幽明之情調精祲之妙以成大順而福斎生者也所以和同天人而為三才之宗主也信乎為經世之大法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朱氏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放此○濂溪周氏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為陽動極而靜靜而為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愚曰陰陽各有其少陽生於少陰之

行至東方於時為春陽動而散是為少陽其氣溫而柔木行也行至南
方於時為夏陽盛而極是為老陽其氣熱而猛火行也陽極而陰生
於午而右行至西方於時為秋陰止而斂是為少陰其氣涼而肅金行
也行至北方於時為冬陰盛而凝是為老陰其氣寒而厲水行也陰極
於子而陽復生焉陰陽不偏以化生萬物有沖和之氣而寄旺於
於四時之間土行也四時之運即五行相生之序也故土
四季月寓於辰
戌丑未之位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愚曰水者氣之聚而寒者也火者氣之燥
而熱者也木者氣之舒而溫者也金者氣之
之斂而涼者也土者氣之沖和者也故水之寒火之熱
陰陽之正氣也木之柔金之剛陰陽之雜然也無極之眞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
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仁義
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唐孔氏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
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地六成水天七成
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此其成數也繫辭曰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

也○臣五行之生其序首於水物生之初其形皆水也奈石之產其初乳一陽之氣肇於子一日之時始於子可見水也天水生於陽而成於陰氣始動者陽也凝聚而靜則成水凝而氣成形可見靜者陰也故曰天一生水也一成之故水為坎方之卦以一陽居於陰之中以水之既成則陰物生其氣凝而為一陰之氣生於午午火位以于於陰而成於陽凡物莫不有火既之則生於兩木相摩兩物相擊則火出焉方其未出則靜而陰也及其出則指急則陽也故曰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離為火方之卦以一陰居於二陽之中以火之既成則陽物也故其氣燥而熱大陽之氣物生於陰成火者水之然也故水居一而火居二而為五行之先木者陽物生於陰而成於陽水能生木木則是陽之動而生也木之生得陽而成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木之為物則陰中之陽也故震為東方之卦以二陽居一陰之上其氣散而溢金十於陰而成於陽人能生土土能生金為地陰氣也是陰之再靜而生也金之生得陽而堅剛故曰地四生金天九成之金之為物則陽中之陰也故兊為西方之卦以一陰居二陽之上其氣斂而凉故木居三而金居四土生於陽而成於陰[illegible]陰陽而為生氣萬物之[illegible]為十陰陽之然也故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行氣質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以土居五[illegible]於土旺於四季月又以形質之大為四行之所託而五數居中土位也物之生皆[illegible]為才其中皆為土故土居於中之太極圖可知矣然水不成於天一而成於地六火不成於天二而成於天七木不成於地四而成於地八金不成於天五而成於天九土不成於地六而成於地十何也蓋天地之數上於五河圖洛書其中皆五故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其數十也則偶之而尸一陰一陽之謂道陽以一偶陰陰以偶陽未有獨陽獨陰而能生成者也故以奇生者成於偶以偶生者以成於奇六者一之偶也地六所以成水一者七之偶也天七所以成火八者三之偶也地八所以成木九者四之偶也天九所以成金十

耦五之偶也地十所以成土故六七八九十各成數所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如此類之則可知矣○王氏曰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剛一柔一晦一明故有清有濁有止有行有靜有躁有吉有凶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由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

水曰潤下去聲火曰炎上上聲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朱氏曰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愚曰水陰也故體陰而性下火陽也故炎而越上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其定體種曰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土沖氣言稼穡則陰陽和純○蘇氏曰曰者所以名之也土不曰曰而言爰爰於也土無成名無專形無定位言於此稼穡而來所以名之也○愚曰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主生民日用之利言之也新安王氏曰土非止於稼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即稼穡而驗五行則潤下用之於灌溉炎上用之於烹飪也曲直之[illegible]則從革之鑄瀉用之於宮室器用也○詳見或問

潤下作鹹音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陳氏曰水不鹹潤下而鹵則鹹鹵則鹹其味也[illegible]火不苦炎上而焦則苦木不酸結而爲實則酸金從革而成辛[illegible]曰金[illegible]生[illegible]之味皆成。東陽[illegible]馬氏曰以金[illegible]土稼穡而成甘[illegible]。孔氏曰致其類則此言作。蘇氏曰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人之用者惟味尤急故舉味以見其餘[illegible]

[illegible]行自[illegible]而[illegible]化之[illegible]五行則不[illegible]蓋作者有以[illegible]物皆[illegible]也[illegible]水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中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中有[illegible]之味[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金之味辛[illegible]而[illegible]而味其所[illegible]飲食[illegible]所以[illegible]長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用矣。葉氏曰五行[illegible]乃陽[illegible]生[illegible]之理也五方所作[illegible]其[illegible]無[illegible]以味[illegible]又[illegible]出[illegible]日[illegible]五[illegible]於[illegible]可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可勝[illegible]也色不[illegible]五五色之變不可勝[illegible]不過五五[illegible]之變不可[illegible]也五行之氣[illegible]於天地[illegible]生[illegible]物[illegible]可推矣。唐志曰五行見象於天爲五星分位於地爲五方行於

四時爲五德四界於人爲五常用於人爲五材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於物爲最靈。孔氏曰自此章而下皆箕子所演 朱氏曰推其辭之範非止一時問答之辭乃其平昔所講明以爲用力者皆若曰以文王演易之事並觀之。詳見或問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唐孔氏曰貌揔身也。愚曰人之生形體先具而後聲氣繼之其後則目知物之美惡耳聽事之然否而思慮生焉此五事先後之叙思則五事之主也 呂氏曰孔子告顏淵先視聽而後言動蓋主於爲學以爲叙學自外以至內工夫動。顏濱蘇氏曰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其見爲五臟發爲五事脾屬土脾之發爲貌皮肉筋骨髓腦皆脾之餘土之屬也肺屬金肺之發爲言肺之於人聲氣之所從出入也肝屬木肝之發爲視腎屬水腎之發爲聽心屬火心之發爲思自黃帝以來言之詳矣醫者至于今不廢捨是則無以治病

而生殺人漢儒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非也愚案[illegible]

蓋脾病則[illegible]肝病則目昏眩[illegible]其況明者得以推之無疑[illegible]今合[illegible]之言大之明矣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悅服反

愚曰此五事之德恭謂[illegible]言從謂順理。孔氏曰明清明無蔽聰審察不惑睿通於微。無垢張氏曰貌德本恭言德本從視德本明聽德本聰思德本睿管子曰思之思之又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通精之功也其或不恭不從不明不聰不睿是以墮人欲而違天理也。愚曰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貌言視聽思所謂物也恭從明聰睿所謂則也朱氏曰五者所具[illegible]凡有形必有理既具其形必盡其理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愚曰作者充而致之之謂肅齊一也孔氏曰肅心敬也貌恭則心肅敬。朱氏曰乂謂理治。孔氏曰哲照了謀所謀必成當聖無所不通也

愚曰自恭而充之則齊一清整而能肅自從而充之則理當

人服而能乂自明而充之則洞達昭徹而能哲哲者明之至
也自聰而充之則審書定計而能謀自睿而充之則無所不
通而能聖約齋蔡氏曰心之用只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及其至也思慮為敬然後動無不明遂通天下之故此聖人所以參天地通神明而不可知也故睿之至聖○潛溪陳氏曰仁無不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動於此雖思而無不通為學之人思則不能通明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其不通矣於通睿通由生於思於思學致知本也○新安王氏曰子貢聞一知二顏子固不以大節子聞一知十可以為睿然後夫子無所不通則有淵也故睿之為通由一端事而發其思也原之既久熟之既多則豁然之後無所不通而聖矣然則睿可以作聖而未至於聖也○新安王氏曰人心如槃水微風過之則湛濁
者動而清明者亂以為欲所汨則未有能思而通者故思所
以致睿而敬所以主心敬立心存然後其思始通思通而作
聖則肅乂哲謀兼之矣故五事之用該於敬之一字也○朱
氏曰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
七曰賓八曰師

林氏曰食者務農重穀之政也（如井田之類）貨者阜通貨財之政也（如周官布泉財貨金玉民用所資皆是也）祀者奉祭祀之政也。愚曰司空掌邦土度地居民之政也司徒掌邦教擾兆民之政也司寇掌邦刑詰姦刑暴之政也賓所以親邦國諸侯信脩睦之政也師所以卜邦國立武足兵之政也。三山陳氏曰八政或言事或言官或互見也。朱氏曰八政以緩急為次序。愚曰民生莫急於食而貨次之。蘇氏曰食貨所以養生祀所以事死故祀次之（新安王氏曰獺祭魚豺祭獸物猶知報本之義出於天理之自然也生人因人心之天理故衣食足則教之祭祀所以備其愛敬之心庶不忘本也）。愚曰養生事死須要得安其居故司空次之（詳見居宮）居安而後教可施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司徒次之。朱氏曰教之不從而後刑之刑所以弼教也故司寇次之內治既舉而後外可理故賓所以懷諸侯諸侯或有不庭則征伐之故次賓次師焉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唐孔氏曰自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宋氏曰以紀周天之度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宋氏曰以紀月行之度自夜半至明日夜半周十二時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宋氏曰以紀日行之度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以紀氣節早晚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宿所以叙氣節一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自冬至宋氏寒是也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是也其餘皆然辰謂十二辰以紀日月會數見堯典注。曆數說見禹謨及或問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林氏曰舜執其兩端用中于民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皆建極之事也。愚曰有極者極固有之理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

林氏曰人君立其極以示民使民觀感而善則天之百祥自以類應而無夭閼札瘥貧困鄙惡之患故皇建有極乃所以斂是五福以與其衆民也新安王氏曰仁則可以壽所以勸禮則可以富智則以以斂之則康寧從善民以歲是非則皆從矣此其福之實也○愚曰建極不下徽循以人之所仁者以從之以福言惟所以為民之效而萃之也○或曰斯民莫不皆具是極惟為物欲所蔽故失其極今人君既建以示之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皆於君取極○呂氏曰人君乃萬民之所取中也使有一民不得中則於君之職分有虧惟是庶民皆歸於極即是民錫汝人君保極勳○愚曰敷錫是上錫下錫汝保極是下錫上○孔氏曰淫過也朋黨也○潛孔氏曰比阿比也○愚曰佛老之徒虛無曠蕩流於太過所謂淫朋也諸子百氏比附一曲失於不及所謂比德也二者皆非中也民言其在下者人言其在上者互文也○朱氏曰言民人所以能如是皆君之德有以為之耳

準也。愚曰此疇自爲七節此第一節總言人君建極而斯
民歸極已下六節皆申明此一節之義言之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蘇氏曰有猷有謀者愚曰此謀者有爲有才者愚曰此能者有守有執
守者也愚曰此有操者。曾氏曰不協極不罹咎若狂也肆矜也廉
愚也直之類狂矜愚所謂不協極也以其肆而不蕩廉而不
忿戾直而不訐所謂不罹咎也。愚曰皇君也。孔氏曰而
汝康安也。王氏曰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而康而色之
謂也。蘇氏曰汝當常安汝顏色以受人使人人得自獻不
汝憚也有自言者曰我所好者德也雖真僞未可知人君亦
當錫以爲善之福。林氏曰凡錫福皆教以中道致福之理
也與惟辟作福之福不同。愚曰聖人建極皆能善導中行

而與之資稟有高下不容一律齊則猷有為有守蓋過人之資可至於極者若由賜之徒是也當念之而不忘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乃中人之資可引而至極者若狂狷之徒是也當受之而不拒其以好德自言者蓋凡下之資若互鄉之欲見鄙夫之問我者是也亦當以善教之天子之與非能日教庶民相從也所謂念之受之錫之者若命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大司樂論造士以告于王及鄉大夫各教其所治致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及天子親視學者皆是也時人徂上三等人言如此兼收並育則人皆感發向化惟君取極矣

無虐煢（葵營反）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羞進也）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孔氏曰煢無兄弟也無子曰獨○三山陳氏曰煢獨謂孤寒

寵祿者必明哲位貴顯者。○林氏曰人既歸極則君當進用之以為勸率若有才能不以其勢之惸獨而虐之苟與才能不以其勢之高明而畏之凡人之有才能者使進其行於朝廷之工謂百使之則邦家賴之而昌盛[illegible]訶。○東陽馬氏曰富猶言祿足。○孔氏曰穀善也。○林氏曰好與御欲自好之好同猶言有所賴藉也有常產者有常心凡其正人之道必先富之而後可納之於善。○愚曰苟遺佚而不得行其志明窮而無以養其身是不能使其有所賴於汝之邦家斯人將必然[illegible]推沮自陷於辜者多矣上一節是廣大以選育人才此一節是公平以拔用人才申明第一節建極錫民之意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林氏曰此下愚不移難教之而不率與無可奈何者故[illegible]

不教以欲盡教之彼既不從我為我之過咎而已若夫不保民之者

人性之有好德則亦容受之若其終不能入淺深不淡心於此反為於之過咎 或曰取同聖人之俟然

如此而彼猶無好德之心是終不可棄之可以無禮加非

遽絕之也 呂氏曰所謂人矣然無好德之人非不得以祿出而以為汝也謂王自以為無人包容不忍遽絕

若則作汝用咎

無偏無陂傍音秘遵王之義無有作好呼報反遵王之道無有作惡烏路反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吐浪反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婢綿反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愚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遵循也義者心之制理勢之宜也

好惡有當然之理不容以私意為之夫有道路此

言道路互辭也道路即義之可通行者也偏謂偏於己黨謂

黨於人蕩蕩廣大貌平平夷易貌正直猶端方也。朱氏曰

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者

也言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上之化也。林氏曰此一節反覆吟詠實詩之體各取音韻之協不必盡有其義導者自外入之辭由是而繼之則無事於遵而自合於王道矣。愚曰蕩蕩平平正直皆有王道之一體由是以合於中然後爲極故必會歸有極斯其爲至焉會如四海會同之會歸如殊塗同歸之歸所以天地設之蕩蕩如天之廣大平平如地之平出正直如東西南北之相對極則如北辰爲天之樞洛邑爲都之中也蕩蕩而不合於中則流爲汙平平而不合於中則資爲下患之不恭正直而不合於中則流爲一偏之矯激指蕩蕩平平正直則以爲中固不可然折蕩蕩平平正直則不可比承以入中譬如射本然太平易端不非幾微偏陂邪曲者所可入也

上文言聖人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中第一節凡厥庶民惟皇作極之義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林氏曰語既更端故加曰字以別之。孔氏曰以皇極之道

布陳言教。新安王氏曰順理而教曰訓。愚曰上是聖人以身盡道而示極此是聖人以言明道而闡極聖人建極二者不偏廢也皇極之敷言非它惟即此秉彝之理順而為教即順天理而為教也故凡其於民於皇極所敷之言順其教而不違行其言而不墜或謂庶民亦以極敷之言教者以及之告詔師友之講明順而行之亦通。新安王氏曰以道示人而天下見之謂之光天下順行聖人之教於此道昭然有所見起居食息常若相與周旋而不離也故曰以近天子之光愚曰循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光或謂為道德之光輝或謂為聲譽之光明皆溢然必有蓄於中然後有見於外其理一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愚曰箕子總繳上文更端而言曰聖人之建極如是斯可繼天為子作民彊毋以受天下之歸往矣不然則有愧於天無以作民父母而不足以為天下王也或謂人君其擬能如上文所言則是天子作民之父

刑以為天下王而非以依勢為王也亦通。林氏曰人同禀天命之性初無智愚賢不肖之分然其所禀或有昏蔽之性存焉故有上智有
下愚於上下之間有中人上智者與所事於教下愚者雖教之而不入其所及者惟中人以愚同上智下愚皆寡惟中人天下皆是也不可以盡
其賞則可造於極待之失其道則未免入於惡故皇極之建聖人所以賞大教由然所不盡其至甚者凡為中人設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正直說見下文。馬氏曰克勝也。朱氏曰剛克主於剛勝柔克主於柔勝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也

愚曰平者治之至康者安之至。孔氏曰友順燮和也。愚曰沒水為沈伏火為潛。新安王氏曰遇平康之俗彼固自正亦以正待之無所待乎裁制矣彼固自直亦以直待之無事乎矯枉矣愚曰如商俗靡靡待於變之民周家待一下剛之俗是也彊弗友強梗不順者也則當剛勝愚曰如商頑民待以四凶成王之待三監是也燮友和柔順服者也則當主於柔勝愚曰如湯武崇寬以克虐示懷柔綏附之民是也太剛則剛勝者易失之過當異養之以

沉潛沉靜而不躁潛藏而不露則剛不至於暴柔勝者易失之不及故當抗之以高明高而不可抑明而不可欺則柔不至於懦矣 林氏曰如天地之道化育雖本於陰陽中和之氣然不能無寒暑之亦或過寒暑之極而一陽生暑之極而一陰生然後有化育聖人治天下亦猶是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普多反）僻民用僭（子念反）忒（他得反）

王肅曰辟君也。葉氏曰作福柔之事也作威剛之事也周官八柄馭羣臣爵祿予生皆作福也置奪廢誅皆作威也。韋昭曰玉食珍異之食也。張氏曰側不正頗不平僻不中也。林氏曰福威玉食實人主之權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故爵賞刑威之權必出於君而不假於臣下假則威福之柄下移若齊之田氏宋之子罕是也玉食則凡乘輿服御之

不可假人者皆在其中乃人君之名器所以尊崇萬乘之勢者亦不可假於臣下假則下陵上替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是也人君能自執此三者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斯能操縱予奪用乎三德以為皇極之用○東陽馬氏曰人臣苟擅此之權並此之奪則害于汝之家凶于汝之國愚曰言擅臣則僭之害在位之臣視效而側頗僻唐孔氏曰大臣威福由己故小臣附下罔上為側頗僻也○呂氏曰謂專黨偏私天下之民相效而僭越差忒不復守名分之守如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必僭諸侯家臣必僭大夫此必至之患也愚曰三德隨時而用不專於一中也然偏於下之民惟視所用以準於一亦中也王氏曰皇極者君與臣民所共由也三德人君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林氏曰聖人以皇極經綸天下之大經而敷斯民共之又以三德宰制天下之大權而總攬於己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則斯民相率而歸於大中至正之域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子細反曰蒙武工反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

孔氏曰龜曰卜蓍曰筮朱氏曰龜歷久則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illegible]灼龜之體[illegible]以驗其兆[illegible]九揲[illegible]有八變而成卦[illegible]驗焉。○唐孔氏曰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人筮人之官乃命以卜筮之事卜兆有五雨兆如雨下濛兆如雨止蒙兆蒙闇驛兆落驛不連屬[illegible]克兆相交錯五兆不[illegible]一曰二曰龜兆所遇無先後也筮卦有二卦各三爻重二卦乃成一卦內卦曰貞外卦曰悔悔依卦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蔡氏曰貞悔[illegible]筮知其訓也○朱氏曰衍推衍也忒變也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有[illegible]百二十其頌千有二百[illegible]筮之變有老陽老陰少陽少陰[illegible]六十四卦[illegible]四千九十六[illegible]

○唐孔氏曰立是知卜筮人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各用三人善鈞從眾自上古卜筮為法有三三法並用法有一人其卜

筮各有二人金氏乃卜…儀禮士喪卜葬有占者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周之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氏云連山伏羲之易歸藏黃帝之易周易文王之易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新安王氏曰大疑謂國有非常之事未能決者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朱氏曰卜筮動末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蓍龜蓍龜之靈不至戾於人也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王氏曰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

朱氏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爲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

矣 傳疏張氏曰次謂主於龜筮也是於外上無民之上若龜筮皆從而卿士庶民二逆亦吉者以其人謀與庶民謀逆而亦吉者以卿士與龜從逆同也我與卿士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從者同也○高氏曰從而以從汝為主人之所從而不從以次之從者從而亦同也

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從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 高氏曰卿之謀……謀會同衆庶從其大同也故謂之教在於順從……於十年治……用何方知舍卜惟治食比大同也故卜下入而於遇其身則身其康強

子孫逢吉……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氏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愚曰此與下一條以貴賤為次第 孔氏曰此已下一事皆二從二逆除龜筮從外分三者各為一從二逆而各以一從為主○呂氏曰此與……事同……自此下逆如今卿士庶民不肯之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氏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呂氏曰此與周公東征事同成王頗不知周公……民又……惟民從……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氏曰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朱氏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凶。唐孔氏曰內謂祭祀冠昏外謂出師征伐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朱氏曰此條龜筮皆逆於人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呂氏曰龜筮乃無心之物猶衡其以逆卿是於謂何未嘗咨民與我雖欲決未也於人為他此義甚精然雖天下事以為然不如反自省未然者。林氏曰此聖人所以盡幽明之情以酬酢天下之變皆求多福而遠於悔吝也聖人正心誠意以脩其身天人之際應之如響故以龜筮斷天下之疑而無所惑所可信者在吾心之至誠耳不然則是巫覡一技何足尚哉卜筮者天之所以示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立又至於有疑然後謀及於人而斷之以卜筮蓋若為人事不修而惟卜筮之從雖得吉兆猶從而凶也故稽疑龜筮必在

於皇極三德之後不可廢語也

△庶徵

林氏曰洪範本於王誠以盡其性極於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盖天地與人一氣耳作於此必驗於彼天地造化雖運於無迹之表而原其得失休咎之應實係於人君人君所以盡天命之性者必有其貌言視聽思之用克於肅乂哲謀聖然後可以踐形以為贊化育之本由此施於八政至於五紀協皇極建三德乂稽疑明又以天地陰陽之運見於雨暘寒燠風之應與夫歲月日時之星象者以驗夫已之休咎應其所感而省躬修德焉則贊天地化育以與天地參者始為至矣○朱氏曰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衆休之證自五行而下失其道則有衆咎之證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 林氏曰自五行至稽疑其得失之實皆驗於此不特為五事之證驗也○新安王氏曰徵以一動自

紀貢曰書言一出於進退含衆類相戒不可誣也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孔氏曰暘日也燠煖也。朱氏曰六者庶證之目。王氏曰雨暘寒燠風所以目五者來備以下之事時所以目王省惟歲以下之事宋氏曰舊說謂五者以時至曰下文休咎證爲時咎證若爲常不應復以休證且方曰若證何得遽言時耶。林氏曰陰陽之氣運於天地間往來相盪屈伸相感故有雨暘寒燠風之變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者之間皆天地所以化育萬物也吳氏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所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觸成風雨所以潤物則游氣之散布播揚若爲之燠寒則二氣之凝濕而潤若爲之。孔氏曰雨所以潤萬物暘所以燥萬物燠所以長萬物寒所以成萬物風所以動萬物。陳氏曰燠熱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者行四時之氣以生育萬物者也王言寒燠若蓋燠若燠之始寒若寒之極也。曾孔氏曰長物終其始成物各其終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音武廡豐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愚曰備謂皆有而不缺敘謂應期而不亂。朱氏曰如此則

庶草蕃廡即下文之休證也

○蘇氏曰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五者一有一太過則凶

朱氏曰有無相反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如此則草木不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證也[illegible]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林氏曰年穀之豐歉以國用之虛實民力之舒急主勢之安危必自天五者之中節與不中節若中節則是五福之證不中節則是六極之證故五者之來備而敘非其自爾是人君休徵之證也其極備極無亦非其自爾是人君咎過之證也休咎在此而其證驗在彼肅乂哲謀聖者休之本時雨至時風之證也狂僭豫急蒙者咎之本常雨至常風咎之證也。

朱氏曰若順猶應也肅則和便有溫潤底意思所以說時雨應之乂則整治便有開明底意思所以說時暘應之哲則昭融便有和暖底意思故說時燠應之謀則深沉便有凝結底意思故說時寒應之聖無所不通惟風亦然故說時風應之林氏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吾身之貌言視聽思作於內則必有其之閑若皆天地之運數與有形焉失而天地之氣應若其符自爾休咎外而至也然聖人之於五事必以為參天地贊化育之本若又豈勸強於其外哉其肅乂哲謀聖蓋根於天命之性出於其所固有其充實光輝之發揮然見於面盎於背四體不言而喻此所以通乎神明光于四海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非天下之至誠何足以與此○潁濱蘇氏曰肅之反為狂乂之反為僭唐孔氏曰政不治則僭差哲之反為豫宋氏曰豫猶豫明不足也謀之反為急呂氏曰躁急則不謀詳孔氏曰無謀慮則躁急○唐聖之反為蒙宋氏曰蒙蔽蒙蔽不通也○王氏曰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冒其心思無所不入以濟四者之惡者蒙也故常風若○林氏曰陰陽之氣一失其和則反身自省曰是吾之咎也故思所以去其咎

而反其休咎者蓋聖人雖無之以其證則不可以不自省也○朱氏曰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亦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是有所當也各各雖亦不然思曰天地之間有以然之理者或然之數周未無寒燠泰之無灾年此理之常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此數之或然也聖君賢之所待數者非聖賢之所化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能銷水旱之災或然之數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災沴也

曰王省悉井反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呼報反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孔氏曰師尹衆正官俊民賢者章顯微隱也。朱氏曰此獨

說時之證歲統月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

小而詳取象於歲月日也君秉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

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證可致反是則為咎證 陳氏曰歲四時十二月

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王者兼總衆事之要而省其成亦如歲然若周官太宰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王則王省惟歲也月象三十日而治一月之事卿士分職以治其詳亦如月然周官小宰贊冢宰月終則受羣吏之要此卿士惟月也日

十二時百刻而治一日之事師尹衆正官各治其職於事大詳亦如日然周官宰夫旬終則令正日成此師尹惟日也比上下相維王者不

羲[illegible]不侵官以大[illegible]此月日時之無易也。或曰天[illegible]間之氣[illegible]若[illegible]職[illegible]道之修敍順成時

和[illegible]而[illegible]是[illegible]成[illegible]致[illegible]治道用是而明賢才[illegible]之會[illegible]家[illegible]可[illegible]之[illegible]上下[illegible]天之經則[illegible]成象[illegible]及乎

是矣。王氏曰自百穀用成至家用平康固其序也。朱氏曰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

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致詳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

孔氏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傳孔氏曰箕東方木宿也畢西方金宿也 日月之行有

冬夏之常[illegible]天[illegible]云[illegible]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illegible]南下[illegible]北[illegible]出地上三十六度[illegible]入[illegible]

北二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強其依天之中南北二極之間
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強春分日行赤道秋分亦行赤道夏至日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冬至日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
…晝去極一百一十五度…黃道…之…以…晝…六
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月周天之道所謂黃道也
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鄭氏曰月行有九道一出黃道東青道二出黃道南赤道二出黃道西白道二出黃道北黑道二
分而從之各以其方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
道青赤…白黑出黃道

朱氏曰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
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雨蓋
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氣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以
應言無差忒也按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隨有順從
但行度所次耳蔡氏曰月從星之所好猶卿士輔王成治當從人之所欲鄭氏曰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
今日好曰從乃假設以喻人事民之性情莫不有所好之
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
之應王言職分明則天下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證

之享也。愚曰雨暘燠寒風之證是作於人而應驗於天者也歲月日星之證是運於天而體驗於人者也既以人而證天又以天而證人是謂庶證林氏曰或以廿一節爲九疇之文林氏九疇則爲九者如此非錯雜故庶證

有五事而皇極有五福

九五福

朱氏曰休咎發於天則禍福加於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盡人主不以一身爲禍福而以天下爲禍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林氏曰雨暘燠寒風者五福六極之證也五福六極者皇極治亂之驗也。林氏曰唐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以言蓋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證各得其叙則斯民歸於五福矣五福皆天所畀實皆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證失其叙則斯民陷於六極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

治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朱氏曰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新安王氏曰天地之大德在於生人之生貴於萬物而人莫不好生而惡死聖人贊化育以享民生而壽則其生之長者也是以四代皆尚齒故五福以壽爲先。張氏曰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張氏曰既於衣食而無窮者則當思患心愚曰二句富則恐其中心禍福大下恐其不及貴壽且富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次之孫氏曰形康而心寧安之至也壽富康寧而不知好德則老而不死是爲賊何足貴哉故四曰攸好德言所好在德也張氏曰作德心逸日休其爲福大矣張氏曰壽富康寧而好德又貴考終命。呂吉甫曰考成也成其終而無虧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者也曾子啓手足易簀此考終命者也張氏曰考終命則得安其正死於下此災殃桎梏而死與夫不得其死者皆非考終命也。新安王氏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皆所爲考終命上未所西山眞氏中

壽八十下壽六十年未六十外以上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亦不得謂之考終命故壽一極也考終命又一極也○張晦之曰民有壽則各安其業樂業則各得其富無疾病身所以康寧和樂為教所以攸好德不汲汲於貨利則所以考終命○呂氏曰一於福則以好德為主好德則以得其壽富出於德無德而富則禍之也好德則得祿而富報德而富則然之所也好德則以應休祥無入不自得無德則鞅鞅而長戚戚也至於考終命未有不好德而能考終者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朱氏曰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始○張氏曰不得其死曰凶

凶者考終命之反也 [illegible]

短折者壽之反也○新安王氏曰幸而無凶短折然疾疢患

[illegible]

難則不樂矣不疾不憂而貧則其生也憔悴陷於不善者

惡也雖欲為善而不能自振若弱也貧者富之反惡弱者好

德之反也 王氏曰惡者小人之剛弱者小人之柔○呂氏曰弱者天下之大害苟柔懦無以自立便不能為善○張晦之曰民死於

折而刑戮所以凶短折陰陽不調所以疾多憂所以憂衣食貧乏所以貧教化失所以惡血氣微弱所以弱也○三山陳氏曰顛沛之

非干之義君子謂不幸以此為常理也林氏曰八極者五福之反若天下皆受其

福則不可不以六極為警戒兢兢業業惟恐斯民之一失其

所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亡夫問器

唐孔氏曰邦謂是邦國以封諸侯班宗廟彝器以賜之周禮有司

尊彝之官[illegible]彝皆宗廟之酒器故左傳曰諸侯之封皆受明器於王室謂明器之分器也

旅獒　周書

西旅獻獒五羔反太保作旅獒

唐孔氏曰西戎有國名旅犬高四尺曰獒林氏曰按說文犬如人心而可使者曰獒

公羊傳晉靈公欲殺趙盾[illegible]獒而屬之獒亦[illegible]階而[illegible]義獒名而書傳人皆釋能如人意乃犬之奇異不常有者也○[illegible]貝於反

太保召公召地名在岐邦之內公爵也召公名奭與周同姓食采於召陝封燕為陝東公○林氏曰不言召公作而言太保者以

保傅之職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孔氏曰四夷慕化九八言非一○林氏曰蠻夷莫不來王其道自通非若秦漢之開四夷以斥境土也○孔氏曰底致也○愚曰功業隆盛則驕侈易生自古成功驕侈未有不敗亡者故召公逆防其萌而訓于王漢武帝觀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之郡感枸醬竹杖則開西南夷因天馬蒲萄則開大宛之郡末年海內虛耗幾至亡國召公於旅獒發其慮遠矣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三山陳氏曰古之王者惟明而照其微故克謹其德而四夷咸皆賓服呂氏曰照其微照其服四夷不以王明德謹德四夷咸賓此以上論致獻之上章也張氏曰內夏外夷無有遠近無不獻其方土所產之物○薛氏曰非求之也懷德而

來也。張氏曰惟服食器用者皆可玩則非所
當獻亦非所當受也。林氏曰王者無不以私意為之諸
獻至受其所當獻亦不專之以為一己之利也必分以與諸
侯夫遠近所以貢其方物者以吾德有以致之也以其德之所
致者而賜異姓之邦是昭示其德之致也使諸侯受此物者
無廢其事上之職唐孔氏曰施分陳以諸侯之職是也於方物中有寶玉之貴
則分于同姓之國唐孔氏曰施分者以魯夏后氏之璜是也以是用布親親之意以昭德
所以尊其分上之義所以示其厚下之恩。蔡氏曰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
侯故諸侯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此言慎德諸也
者貢獻之義孫氏曰物之大者小不可為輕大小不可為重用人不可以不慎其德親之不可不慎於所好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吕氏曰狎褻昵也侮慢也德盛則心無限量禮意誠恭故不狎
侮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葉氏曰君子人

之所尊敬也狎侮之則人無歸心矣小人以力事人者也狎侮之則不肯用力矣○愚曰狎侮人者人亦狎侮之故無以盡人之心力也○林氏曰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君子既狎侮如人而則彼又侮而能狎人使武王受之以為戒耶則甘心不能無狎侮人矣觀晉語云可見○愚曰狎侮人則非所以盡德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愚曰不役耳目不為耳目所役使也百度百事有法度也○新安王氏曰心官為主於內而耳目從之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百度安有不正乎耳目為主於外而心從之則物欲蔽汩百度安得復正乎愚曰役是役於耳目之玩也

玩五貫反人喪息浪反德玩物喪志

葉氏曰玩者心有所好而狎之者也○愚曰玩人則狎侮故喪德呂氏曰玩人則此心已不敬彼德之所喪甚小我之所喪甚大玩物則心為所移故喪志葉氏曰玩人即上文狎侮之事玩物即上文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愚曰德以德則玩人玩物也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愚曰志以道寧則上書持志不為物所動書以道接則明理知言不為人所惑受獒則不動於物而非以道寧也○林氏曰旅之獻獒以有其言以求劒太保作書因陳君口以道耳以道接之則知所從違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愚曰為有益而作無益以害之則其功虧矣安能成貴異物而賤用物則上下爭事奇玩而民力耗矣安能足受獒則作無益貴異物也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許六反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孔氏曰非土性謂非此土所生○愚曰帝王相傳之戒如此故君心無異物之累林氏曰受獒則貴異物非土性而育奇獸也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蘇氏曰夷狄性貪故喜聚而惡貪古之循吏多能以廉服夷狄而貪吏多以致寇况於王乎故獒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

不至。○林氏曰所寶維賢則善政善教有以福其民故邇人

安。安矣異寶玩物也賤人且將不至太保諄諄苟不貴其所寶異實也 殊以亦將不安小斷安王氏曰受其所則將失之不受則將得之。

二山陳氏曰遠人格則邇人 邇人亦安邇人安則遠人可知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去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

一簣簣貝其貴反

孔氏曰早夜無或不勤乎德 呂氏曰此即明王謹德工夫不可一 時不勤皆或以小物即累謹德矣若漢

而溺意狗禽浸淫不捨晝夜則耳目玩好何緣乘間而入○二山陳 氏曰勤則敬敬則物不能亂不勤則怠怠則志荒志荒則物得以干之矣

○呂氏曰矜乃矜持之矜。愚曰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所

謂小物易所謂庸言庸行也。○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

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 呂氏曰此是纖悉一毫一髮一動一作之間子細檢 察做工夫盡小處易得放過纔放過便瞞本來

既無細行為大德之累矣。○葉氏曰夙夜罔或不 勤無時而可息也不矜細行無行而可忽也 ○孔氏曰八尺曰仞。

○鄭氏曰簣盛土器也。○王氏曰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

簣之積也故細行不矜足以累大德之全一簣不勉足以虧九仞之成。愚曰此喻細行之不可不謹也以小喻大此書始終以勤惟言乃一篇綱領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愚曰信行此已上之訓則民業可固而王業可以不然則反是矣當時民居已安王業已定保謂保而不失世王世世王天下也。孔氏曰武王聖君猶有此戒況非聖人可以無戒乎

巢伯來朝巢直交反芮伯作旅巢命

孔氏曰巢南方遠國殷之諸侯伯爵也武王克商慕義來朝芮周同姓畿內之國芮國在馮翊臨晉縣伯爵也入為卿士。陳氏曰旅陳也陳王之教命於巢伯

金縢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縢徒登反

愚曰周公文王子武王弟名旦食采於周地在岐邦之內公爵也後封於魯謚文公篇內有金縢二字因以名篇孔氏曰此說篇非

周公所作而皆周公事辭故羅氏周公作金縢○說見下文

金縢凡五章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徒丹反同墠音善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三山陳氏曰弗悅豫疾篤也○孔氏曰二公召公太公○愚曰穆敬也和也而有深遠之意故卜稱穆卜○葉氏曰戚反休也二公以武王疾為先王不佑而遺之戚如婁濮言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者故周公以為未可以戚我先王○袁氏曰二公欲卜不過見其吉凶雖能轉移此事故周公不愛其身欲代武王之死功事也自以為功言其身任此事也○孔氏

曰壇築土擇除地陳氏曰除地一所而設三壇以設太王王季文王之位又於其南除地為墠吳氏曰為墠設其南以為墠也

○鄭氏曰植古置字○孔氏曰置璧以禮神秉圭告周公新

之也張氏曰禮神之玉曰璧圭璧皆可以交三王而禱之故也○林氏曰人子立此禱一壇一墠者長幼為兩墠以為墠請以禱請符符故禮也

無廟者也禮士大夫去國而設壇而罷其宗子則為壇

子無廟周公事祖考當天無期與可以入廟則為

壇以祭禮支子不得祭其祖故

周公不敢祭於廟而為壇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工豆反厲虐疾虐魚約反若爾三王是有丕子

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

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

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

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

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

林氏曰史為冊書其祝辭○唐孔氏曰元孫即武王其若

武王名某林氏曰祝辭用武王名及史記則以字之諱周人以諱事神故名之○釋文曰遘遇

也○呂氏曰衆人有疾皆自致之聖人道德充足血氣和平
衛養適宜皆自致病蓋偶與天地厲氣相遇而成虐害之疾
也○林氏曰自大王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乃子
元長也丕大也皆謂武王○潛孔氏曰責如旋舍已責之責
謂負大人物也○三山陳氏曰若天意欲取償其責於武王
使之必死爾三王在天之靈必當請于天以旦代武王之死○
蘇氏曰我仁孝能順父祖○新安王氏曰材才智藝技藝也
○呂氏曰自天而視爲下地○新安王氏曰實命言其命之
貴重如大寶曰位之義依有所倚歸有所處○愚曰乃元孫
受命于上帝之庭敷佑四方蓋能定爾子孫而使四方祇畏
者也今方克商王業猶未甚定人心猶未盡服若纔武王之
死而無墜天所降之寶命（說陳氏曰天既降寶命於武王則而遽死則天之寶命自此墜矣則）
特可以定子孫服四方而我先王自亦永有依歸矣于天三王

事鬼神乃旦之能王所不能定子孫服四方乃王所能旦所不能也以此欲以旦代某之身○呂氏曰武王命之長短順受其正何禱之有此禱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畏武王之死身乃宗社人民所係故也其後武王之喪在克商八年之後天下人心猶尙之又有三監之變日幾不保況克商一二年而遽喪此又當如何此周公所以欲代其死也○愚曰即就也珪璧所以事神許我則王生而已死故以珪璧歸待爾命死則用以事鬼神不許則王死而已生乃屏去珪璧言不得用以事神矣○蘇氏曰死生壽夭有定數而周公以爲可代世多疑之夫匹夫匹婦爲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動天地感鬼神者多矣況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乃爲天下爲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愚曰聖人與天爲一體精誠造化幽死而付固其理之所有況乎識之洞達乎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籥音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

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翼日乃瘳（敕留反）

蔡氏曰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〇東陽馬氏曰一猶盡也〇孔氏曰習重也〇愚曰三龜之兆盡相重而吉啓籥見占書亦并是吉公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周禮占人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〇蘇氏曰知王之必愈已亦莫之代于小子周公自謂也于新即命于三王為求久克終則圖此所俟者三王能念我一人武王言俟其疾愈也即上文所謂歸俟爾命也〇王氏曰縢緘也古者卜筮既畢而不敢褻必納其冊書於匱以金縢之異時將有大卜則復啓焉乃國家故事非特為此匱藏其冊以為後來自解之計也王明日疾乃瘳夫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心也王瘳而周公不死此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武王既喪（息浪反）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扶亦反）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以之反）王名之曰鴟（尺之反）鴞（于驕）王亦未敢誚（才笑反）公

史記曰武王既有瘳其後乃崩（新安王氏曰疾之瘳猶之應也其後而崩數之盡也）〇東陽馬氏曰流言謂以無根之言流布于國中〇史記武王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霍叔處曹叔振鐸成叔武其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封武王克殷立紂子武庚祿父於故都以為殷後大建親賢以藩屏王室周公以聖德輔相朝廷（趙氏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為相以久矣）分商畿內地封管叔蔡叔霍叔監武庚治殷民號三監（吳氏曰禮曰天子使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武庚異於其它方伯故以三叔為之監）武王崩成王幼沖周公位冢宰總百官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流言於國曰周公將為成王之不利奪其位而有之（林氏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古人皆然周公乃有流言者蓋以人兄論則弟乃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有聖

德自商未亡之時周公當立其子成王而相之殷人固不能無疑於周公爲兄周公爲政固已不平故管蔡乘武庚流言以疑成王而殷人從之蓋自武王之喪周公固已憂之矣○孔氏曰孺子稚子也言成王辟法也成王試王子者諱○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愚曰周得天下未久三叔與殷叛欲危宗社是得罪於先王也周公任天下之責苟不以法誅之則宗社危矣將何以告先王乎故奉先王之命以誅非周公所得違也二山陳氏曰管蔡以小人之心量聖人猶四凶之於舜叔孫武叔之於仲尼也天象欲殺舜不過舜之一身管蔡叛周則其害及天下故舜之封象所以為至仁周公之致辟所以為大義其心一也○林氏曰周公恐殺叛播延天下故急往征之而武庚三叔伏辜乃在二年之久蓋雖為宗社計而重傷天倫誠有不得已之意焉呂氏曰內而成王疑外而四國交亂周公北征至二年以得有二人公所以於此慢無二公居中調護成王必信讒而各居一天各指謂敬德不尚淺時也○張氏曰罪人之將下在二年而周公之歸在二年故特言周公東征二年而歸○孔氏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二叔作鴟鴞之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欲讓公而未敢林氏曰周公不欲成王之惑遂往征之蓋機不可失故雖遭流言以身任天下

之重不以小嫌而自沮夫人謂已有奪宗之謀已畏其説而覩以兵誅
之則近乎挾私以快忿矣非深知周公者詎不疑之且使成王益疑也
故周公居東求遠而作鴟鴞而成王猶未信也○林氏曰自周公居東而下其事迹皆在
大誥之後於以發周公請死之義相爲終始故於此併載之
思亡自殺之疑成七之疑以周公輔政故也當時周公之賢與之衆多二公以居師保之任使周公以東於之事餘太公以朝廷之柄委之公而
已超然引退則四國將不攻而自敗已固君臣之散下全兄弟之愛貴心皆示其明其事皆示其易頌乃犯天下之疑讚骨肉之嫌員爲其至
觀系從聯夫周公貴戚之卿與王室一體負天誰之資居得致之勢挂心善在于子萬世而不在一身也太公召公之謝其平淵亂翩少主固
所係爲使周公而去周業豈還至於不可保哉要之一公夫賢也忍公大聖也分量固各不向而異將思兼三王使太和之治並躋唐虞盛
要啟以方六百年之基者非一公所能也此周公所以爲天下萬世任於首而不辭故雖然承淚誠當發也然四國之變內外交動郡君節
事啟曰襄大周公烏能保其必濟乎成王之疑久而未釋一公不敢言朝廷不敢歸向於天雨反風成王感動周公烏能保其以居乎是不然
四國之在皆以周公臨之猶巢內雖耳向疑淡不屬哉久之精誠能回武王已死之命豈不能回成王之心況成王非昏闇之君欲使
又曷不形於亦必悟周公固預知之矣二監既教成王既悟而吾所以致太平者固可以次第而舉也嚀信之於漢昭明之於蜀昏暗雖所規模
於未發之先如執蓍取簿而謂周公不能料之乎解睨公山之召夫子猶欲往聖人之心豈於行道如此況成王之賢負因我太平周公知之
也言豈以一時之斷斷易吾千萬世之安規哉自今觀之則獨害一身之計與立周家八百年之基業其輕重果何如耶雖然有周公之心則可

秋大熟未穫(户郭反)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王與大夫盡弁(皮彥反)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
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及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
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
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馬本作新迎)我國家
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
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孔氏曰皮弁質服以應天(唐孔氏曰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林氏曰將啓金縢
之書而卜是風雷之爲何祥啓緘之際猶未卜而得柱者周
公代死之說於匱中蓋因欲卜而偶得之諸史及百執事皆
昔之從周公以卜者今王將卜故復爲卜而俱至。三山陳
氏曰周公代武王之死二公未必知而二公之知周公不待
於啓金縢之書也所以不言者正以成王之疑方深非口舌

所能事必待成王之自悟然後可特拔強其必信則且二公與周公同功一體之人也得無朋黨之嫌而重成王之疑歟今既得此書則可解矣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昌唱王以補問諸史與百執事庶幾其能陳當日之事以解成王也諸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又嗟嘆謂昔公命我勿敢泄其言夫周公尚欲以身代其父之死況肯奪其嗣子之位乎愚按孔氏曰周公忠心欲代武王之死非以要名又其事出於聖人之變而非人道之常故不欲使人知之○孔氏曰王亦欲卜知吉凶今天意既可知故止勿卜○沖人說見盤庚下○愚曰周公以成王未悟留東未還故成王謂朕親迎公以歸我國家之禮亦當宜之謂使之相稱也東陽馬氏曰九罭之詩言美周公謂施九罭之網則何以得鱒魴之魚用衮衣繡裳之禮而後可以迎周公之來禮亦宜之要當如此此公之至王乃出郊而迎勞焉蔡氏曰以告天謝罪也○三山陳氏曰東海殺孝婦天為亢旱三年當有周公之忠聖為讒所蔽而天威之不動乎以風反風特在疑

信之間洪範五事所謂信不誣矣○愚曰或謂起所促之木

木而築末或謂起木所偃之末而築末俱通

書傳卷之七